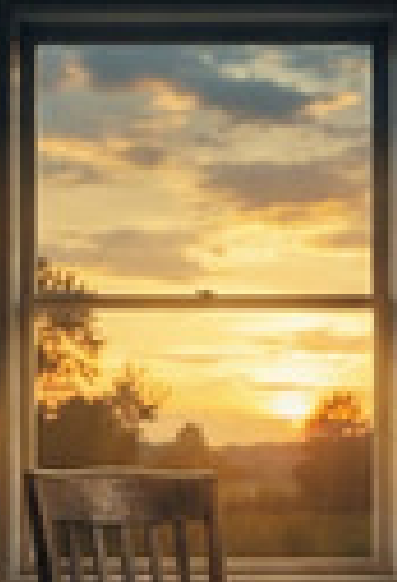


# THE EMPTY CHAIR



## 门槛 3

### 空椅子

有些人离开一个房间。

也有些人留下一个方向。

前者消失了。

后者留了下来。

许多年来，我以为遗产是财物、房产、需要保存或传下去的东西。久而久之，我明白了，真正的遗产要难看见得多。

它不在衣柜里。

它不在抽屉里。

它不在文件里。

它活在行为之中。

我的父亲没有给我留下公式。

他没有交给我一本手册。

他没有为我准备一张详细的人生地图。

他留给我的东西，要难解释得多。

一种在世上立身的方式。

年轻时我没有看见。

孩子们很少能看清自己的父亲。

他们把父亲视为理所当然。

把他当作一种永久的存在，几乎是一条自然法则。

就像大海。

就像天空。

就像四季的更替。

他们看着父亲，却不去研究他。

他们听着父亲，却不去理解他。

他们模仿父亲，却浑然不觉。

然后，到了一个一切都改变的年纪。

多年前说过的话回来了。

那些动作有了不同的意义。

连沉默也有了新的声音。

直到那时，我们才真正开始认识走在我们前面的人。

我的父亲没有向我解释责任的价值。

他践行了它。

这个区别是巨大的。

人们对别人教的东西记得很少。

对亲身经历的东西却记得很多。

当一个男人守住一个艰难的承诺时，有人在看着。

当他面对一次失败而不去找人怪罪时，有人在看着。

当他继续尽自己的本分而得不到掌声时，有人在看着。

那个人往往是一个儿子。

即使他看上去心不在焉。

即使他看上去离得很远。

即使他看上去什么都不懂。

他在看。

他在记。

我成年后做的许多决定，根都扎在遥远得多的岁月里。

它们不是在书本里诞生的。

不是在公司里诞生的。

不是在培训课上诞生的。

它们诞生在一个家里。

在一个家庭里。

在一整套当时看似平常、如今我认出是非凡的行为里。

我记得时间教给我的一件事。

每个儿子迟早都会发现，自己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像他的父亲。

这事来得突然。

在一次谈话中。

在面对一个难题时。

在说出一句话时。

在做出一个决定时。

突然间，他认出了某样东西。

一个表情。

一种态度。

一种反应。

他明白了，有些存在从来不会真正离去。

它们换了一种形式。

仅此而已。

多年来，我走过不同的国家。

不同的文化。

不同的语言。

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工作。

然而，我发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。

到处都有同样的思念。

到处都有对前人同样的敬重。

到处都有想要配得上那个给我们留下榜样的人的愿望。

词语会变。

名字会变。

地理会变。

但感情始终如一。

因为每个人都是通过另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。

没有人从零开始。

我们都是某样东西的延续。

一个故事的延续。

一个家庭的延续。

一个远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做出的选择的延续。

久而久之，我学会了不以一个人拥有什么来衡量他。

我以他留下什么来衡量他。

而他留下的，几乎从来不是他原本打算留下的。

一位父亲以为自己在建造一段事业。

但也许他留下的是一条原则。

他以为自己留下的是安稳。

但也许他留下的是勇气。

他以为自己留下的是答案。

但也许他留下的是一种寻找答案的方式。

这就是遗产中看不见的那一部分。

最重要的部分。

最持久的部分。

在其余一切都磨损殆尽之后，依然活着的部分。

许多人害怕被遗忘。

这是一种古老的恐惧。

深深属于人的恐惧。

但我相信，还有另一种形式的长存。

不是雕像的长存。

不是照片的长存。

不是纪念碑的长存。

真正的长存活在后果之中。

在延续下去的善里。

在被效仿的尊严里。

在一手传一手的责任里。

在孕育出更多品格的品格里。

我的父亲就活在那里。

活在后果之中。

不是作为回忆。

而是作为一种存在。

有时，在艰难的日子里，我发觉自己在问该做哪个决定。

该走哪条路。

该接受哪一份重量。

该承担哪一份责任。

而答案几乎总是从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来。

一个没有地址的地方。

一个没有地理的地方。

一个由记忆和感激构成的地方。

我听不见声音。

我看不见面孔。

但我认得出一个方向。

这就够了。

因为，说到底，说有些人离开了，并不是真的。

他们只是不再走在我们前面。

他们开始走在我们里面。

所以我不说我的父亲走了。

我说他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旅程。

在我的决定里。

在我的话语里。

在我的错误里。

在我的责任里。

在我对待他人的方式里。

在我守住承诺的方式里。

在我面对时间的方式里。

只要这一切中还有一点什么活着，他的一部分就会继续走在我身边。

默默地。

就像真正的父亲们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。